大學辨業

大學辨業序

堪自幼從先考慤受學以躬行爲主迄弱冠先生學六藝之學先生言大學格物爲近道未確格如史記殷本紀手格之格身親其事也已而出閱當世講學諸儒則宗晦菴陽明者論格物各堅壁壘賢達如湯潛菴張武承斷斷弗相下其他遂構訟甚至操戈矛不解私怪同尊聖道苟有一人得其指歸者自當心理相合何乃至是乙亥春至浙之桐鄉錢生爲堪言大學起訖未載學習實功其功具於有斐君子節堪忽解大學一書乃言學中之道在善明親而非言學習實事如古人學禮

學樂之類也不言者以當時學中成法俱在故如今指路者曰蹴蹴周道在往北京而其塗中之束裝驅乘則行路人自力之不必指也因舉似錢生錢生斂手稱是自削其論丁丑重如浙戊寅端月至杭州旅次晨興忽解物即大學中之物格即可如程朱訓爲至即學也格物致知爲學文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約禮乃並解學與行是一是二格致與誠意以至天下平是一是二返證之六經語孟歷歷可據而向未之見及也乃告王子草堂復語李甯一皆曰然因思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今格物不明則學之正業失正業失則明親之功不實明親之功不實

則往聖之道無以承而斯世不獲覩儒者中和位育之全能所關非小也獨是先儒當日崫然蹷起皆各有所得力因而解經卽各以其所得力者爲言故歧而不合而棼識淺材弱雖少承庭訓以及先生長者之教知求聖道而遲鈍莫前皇焉深愧何能辨析學術加以辭說然而五代衰亂之餘佛老交訌二三鉅儒力求墜緒而或此穪彼踹明儒繼之又分岐途迄於今衆論雜陳譬之東閣議事甲乙盈廷中理自具然後徐徐然得以考其一歸況今所持又不敢憑一己私臆遍考諸經以爲準的且聖學明晦所關非小雖在愚衆不敢自外非若爭勝門戶者比諒先儒可

作亦必忻然相商以期明行大道而天下後世之誠有志於學者固不憚訂摧以從事也是以妄具諭以相質焉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戊申蠡吾後學李塨撰

凡例

一先生是編本之孝慈先生家學孝慈先生躬行實踐成己傳後詳見諸名公傳表紀略及孝慈文集內因是編之淵源也

一顏習齋先生當羣儒割裂之後獨得周孔舊轍卓然見於言行先生從而受之遂廣衍抉剔使聖學如日月重光每推習齋先生首倡功不去口

一吳匪菴先生延先生至京邸閱是編而韙之厥後果亭徐先生阮亭王先生顓庵王先生皆深許可匪菴先生手爲讐校兩過與果亭先生慨出清俸付梓有功聖道偉矣

一是編遍質當代名流如費此度喬百一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朱主一胡朏明王崑繩孔東塘馮繪生諸先生皆欣然以爲聖門舊章一旦重明各有校訂共勷大道

一賓靜庵先生與先生交爲孝慤先生立傳其尾以主敬循禮四字隱括先生之學最得是編綱領

一先生從顏習齋先生習禮與趙錫之習射郭子固習御劉見田習數彭雪翁習書已而從王五公先生問韜鈐與張文升共學焉后遊浙又得過從毛河右先生學樂因而郊社宗廟禘祫冠昏士相見律呂以及水火田賦射御書數之學各有考著傳於家塾是編所論皆坐而言起卽有

可行覽者勿徒作書觀

一先生內而立體戒懼慎獨之功夢寐不忘於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什日三復焉每日所行置譜以考得失外而致用如所著寥忘編學政閱史郄視指學古經世事若數一二而較黑白也學者實從此問途是編乃非虛設

一是編在後儒中爲創論置先聖之門則爲習言故歷考諸經論學者爲一册以見聖學本如是非臆說也有心目者自共知之

一辨業意有不盡者入之學規學規意有不盡者入之論學雖指陳肯綮諄諄然而無贅辭無噍音蓋先生不得已

而有言非尙口也

一編內議論凡古今人已有者直錄其名氏并無近今著書纂他人說爲己之失

一著書務成己說驅古就我雖名儒不免焉卽此心已不誠矣是編無是

一學明則諸經皆可明先生有學易學書學詩學春秋學禮諸編皆洗剔譌言倡明聖道宜繼是編領取

一先生以子隆官姪大蓮寅虎將入小學念朱考亭所編強半屬成人事不切幼童乃纂小學一書自八歲後迄十五前所當學者歷歷爲譜眞可補小學之缺而立大學之

基矣有志者循序而入學明道與人材輩出將在彈指焉

弟　培

門人陳兆興仝頓首識

高　捷

大學辨業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大學辨業目錄終

題辭

高忠憲言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者予謂如大學不必定曾子作以一引曾子曰遂謂是弟子於師之辭然則禮器亦止一引曾子內則亦一引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所成乎且孟子七篇於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則子通稱也是編乃與予說合一也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葢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二也至德不孤斯文尙在不意老年見

此奇特太原同學弟閻若璩百詩甫識

天下之事定於一茍有二則殽而爲百千亦何不可者自程朱攺竄大學后乃至有十餘家學者將安所適從勢亦不得不仍遵古本矣語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恕谷之謂也格物解及學規纂與人論學皆躬行心得之言非耳目剽竊者所能道也總以救靜坐觀空泛濫誦讀之弊其足翼聖道而扶微學又何疑焉同學弟德淸胡渭謹題

世道之升降在人材人材之盛衰在學術明晦嗚呼學術所關一何鉅也今有習齋顏先生特倡實學恕谷先生復推明而衍繹之敬聞知已久庚辰暮春攜其子本亙不遠

千里造顏先生廬請教適恕谷先生亦至喜不自禁因踵
至恕谷齋見其兄弟怡怡上下得所太和在庭除間及閱
所著大學辨業及學規二帙眞鑄人之范而指道之車也
乃請學書禮樂射數以及水火諸學幾二旬乃去湯陰朱
敬頓首拜識

大學一篇皆言大學之道也往儒論格致一身之外至於
天地鬼神舟車龍蠖皆欲窮其所以然不者又言直截頓
悟矣請思大學中安有察舟車龍蠖等事乎成童入大學
安能躐及天地鬼神之所以然且直截頓悟乎豈皆忘此
篇是論古大學耶聖道晦極復明爲之起舞仝里姻眷弟

彭超頓首拜題

周孔故道如夜復旦一何快也凡有心目者試觀此論尙不平乎尙或未析乎勿以門戶而不返勿以愚柔而自安是所望焉武林同學弟王復禮頓首拜具

聖學失傳久矣自有宋及明諸先儒輩出闡揚發明可謂不遺餘力然言之不一指歸莫定如格物致知爲大學之始功最屬肯綮而格物二字諸儒紛紛聚訟迄無成說予竊疑之春初剛主大兄告予曰格至也學習之謂也物卽大學中之物格者學此而已乃恍然大悟知虛言格物與泛言格物者均無當也因謹誌之不忘今讀辨業學規二

編辨之極其精言之極其切引之極其詳證之極其明遂使聖學昭著宇宙燦若列星實而宜行確而可據津梁後學非淺鮮矣吾不禁為世道人心幸焉戊寅暮春日會稽

弟維坤拜識

李子是編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為之予嘗慨宋後儒者講性命不講經猷方幅以隘其才佔畢瞑坐以柔其習自謂有得聖學而使英奇束手不能有為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以為何以至是今乃恍然知其於大學之道有未識而體用不全

故也然則是編所關豈其細哉豈其細哉北平同學弟王
源頓首拜題

予自少留意禮樂兵農諸學亦稍稍見之施行矣然未敢
自信今讀恕谷先生大學辨業何其先得我心歟再四披
訂佇見聖道之日月昭而江河流也何快如之曲阜同學
弟孔尚任拜題

戊寅九月摭得陸世儀道威思辨錄其一則云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爲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而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材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今詩書猶十得五六然禮樂不修則學者終無持循是已先愚妄而言之矣

何文定公瑭曰儒者之學當務之爲急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學問思辨一旦卓有所見則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則身可修家可齊矣至究其本原爲性命而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也今日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

貫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吾恐其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略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於古人之道不免差矣嗚呼何見之的也蓋先生力躬行不尚浮言故所見高於有明一代儒者如此乃或駁其視性命爲後若无與於修齊之事而專事禮樂等爲本末倒置嗚呼先生言物之本爲性命豈視爲无與歟特以性天必俟上達不可躐等耳以爲倒置則孔子之教人文以禮樂不言性天亦倒置歟後儒先求上達本屬倒置而反以譏人誠所謂悖者以不悖爲悖也癸未暘月李塨閱明儒學案識

大學辨業卷一

畿輔叢書

蠡吾李塨編

大學禮記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篇也今錄漢儒註辨傳原文如後漢熹平年蔡邕書石經魏正始年邯鄲淳等因之又書石經唐開成年鄭覃等因之又書石經今存與此文同

大學大字漢唐註疏云舊音泰朱子章句云今讀如字音代夫古字通用者時或通讀然大學稱大泰學猶大子稱大泰子古聖制度定名傳至今猶然也則不可臆改矣

按大學二程各有移易然尙未分經傳至朱子章句遂分聖經賢傳其言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曰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夫大學載道甚正自是孔門弟子所傳述但千載後未有見文難以鑿定何人耳

王陽明曰大學古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傳習錄

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高子遺書

顧涇陽曰大學原不分經傳高子遺書

大學註疏陸德明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孔穎達疏曰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

何文定公瑭儒學管見曰大學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辭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

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註曰束髮謂成童而賈誼新書容經篇亦有古者年九歲入小學蹍小節業小道束髮就大學蹍大節業大道之文尙書大傳曰公卿之世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學十五入大學諸書入學之年互有不同或古人通用或朝代各異朱晦菴據白虎通爲斷亦可謂酌其中矣至學之之事則大戴禮與新書大傳之言

爲得其正而班氏食貨志亦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周禮樂師教國子小舞鄭註曰謂少時教之蓋總此道藝之事而程其年力使之從小入大從易入難耳至朱晦菴乃自立一說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入之小學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八字櫽括大學格物等入之大學殊不思內則爲學之次成童始舞象二十始學禮而俱責之幼童其能乎且禮樂射御書數聖人所以成德持世也而但歸之小學乎至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

事之所以然蔡虛齋遂曰格致只是窮理非非追補其事
誠正修又說此事不入是進於大學只當如後儒靜坐
觀理讀書談道而已誠正修身說此事不入然則禮樂
將何用乎聖人言文以禮樂非禮不動所以修身皆誤
語乎夫格物致知以誠正修齊治平正在禮樂之道藝
用功非二事也譬之治田道藝其耒耜鎛銚也誠正修
齊治平其用耒耜鎛銚以耕耘收穫也今謂治田者年
幼則專習耒耜鎛銚之事年長則專講耕耘收穫之理
豈可也哉

魯論與於詩章朱子集註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

學樂誦詩二十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則亦當自知其大學序論學之誤矣

班氏藝文志載小學十家自史籀以及杜林蒼頡訓纂皆字學也其言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以書爲小學而曰八歲入小學教之書則小學卽幼學也然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六甲數日也五方方名也計數也室家長幼之節禮也則幼學不止學書矣乃列次經藝專以書爲小學者何也葢內則所記爲

學文序方名六歲已教八歲後六藝之學禮祇學幼儀樂祇舞勺而射御與禮及樂之舞象舞大夏皆在成童以後以非小學時所能任也惟書數八歲後學之而史又以數學入之律歷故專以書爲小學耳

朱子曰王公以下以至庶人之子弟八歲皆入小學按白虎通曰八歲毀齒入小學而學書計此大子之禮尙書大傳言自公卿世子至元士嫡子十三歲皆入小學班史食貨志曰冬民畢入於邑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之言固有徵也

宋程顥改大學一本　程頤改一本　朱熹改一本卽今

行世章句　元王柏改一本　明蔡淸改一本　季本改一本　高攀龍宗崔銑論改一本　甬東豐氏僞政始石經一本　葛寅亮改一本　王世貞改一本　各家改本王草堂二經彙刻內載甚具

王草堂二經彙刻曰自程明道移易大學而伊川再易是弟不以兄爲然也二程之學遞傳以至朱子朱子已下遞傳以至魯齋一脈相承源流可考朱子再爲移易增補分別經傳魯齋削去補傳以知止聽訟二段爲釋格物致知是徒不以師爲然也嗣後虛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一句彭山削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豐坊擬

入論語毗贍定爲七章弇州後渠另行移易是後儒不以先儒爲然也何如恪遵原本焉有異同況其書載在註疏其板藏於國學非一人一家之書今改本盛行原文晦蝕變亂舊章終無底止不得不辨

又曰論語重出者莫敢刪去不載束晳補亡者不敢刊入毛詩何以朱子於孝經刪削二百二十一字於大學增補一百二十八言以致後儒效尤紛紛改竄二經何辜遭此割裂至於此極耶

自二程改經僭妄者因之大易尙書皆被劉削顛越至於改本周禮竟將五官割補冬官妄人作妄可怪可哂

亦已至矣

大學辨業卷一終

大學辨業卷二

蠡吾李塨稿

大學原文一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

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

如𭕄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

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此篇明大學成己成物之道也古者學中教人之法正而且備聖君賢相鉅儒皆由此出然當時從政之斗筲者豈盡不從學中來耶則以未嘗實致力於大學之道也自在明明德至慮而后能得明其道也自物有本末至國治而后天下平言爲其道則有事而學其事則有物物者大學教人之成法如禮樂等是也古人事此物以成己成物先后有定序而必由於學中學習其物而

后由知以行成己成物之道可一一全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此謂知之至也則承上文先后之序而言以身爲本蓋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也皆所以修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親民也皆由身而推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如此則先后晰矣此謂知本如此則大學格物之事事矣此謂知之至也夫學中教人之法禮樂燦然師亦詔之弟亦學之矣而必進以誠意者則以學矣而好善惡惡不實自欺也自欺者不可以欺人誠中者必至於形外故君子愼獨以誠意要矣果能愼獨以誠意而學問精自修容恂慄威儀則明德明矣明德明則民不

能忘矣何以不能忘也明德明則必親賢樂利明明德
於天下而民何能忘也如康誥太甲帝典則皆言明明
德也如盤銘康誥周詩則言明明德以及於天下也是
君子用極之道也極者何也即至善也如穆穆文王則
所謂知止而君臣父子以至與國人交各得至善者也
然總根於誠意己之意誠則民之意亦畏之而誠而不
誠之辭不得盡矣此誠意而心廣體胖修身於上者也
知本者也故修身以及天下遞有先后謂修身在正其
心者心不在則身不可修也齊家在修其身者身之用
情有辟則家不可齊也治國必先齊家者為父子兄弟

不能仁以率民則國不可治也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於國不能絜矩而理財用人好惡拂民則天下不可平也至於平天下而大學之道全矣夫不學則無以誠正修齊治平故誠正修齊治平必先致其知而致知在格物然學而不力乎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何爲而在學中歟

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誠意言愼獨正心以修身言心在修身以齊家言用情不辟齊家以治國言爲父子兄弟仁以帥民治國以平天下言絜矩以迸媢疾聚斂之臣蓋格物致知以後人己交成之學雖已有具而天德王道不可不用其極又

有如此者

孔疏曰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一也在親愛於民二也在止處於至善之行三也

程伊川曰親民當作新王陽明曰下文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親賢樂利如保赤子好民好惡民惡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字意親民兼教養說新民便覺偏

孔孟前周官大學成法俱在但恐徒習其文而身心意知未克醇成己之仁家國天下未克精成物之知則論語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直指其道曰在

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而至教學之實物非以其有成法不必詳言也觀修齊條只言人情偏向之弊而未言範圍之禮樂治平條言理財用人宜絜矩不宜辟而不言田賦勸省選舉計察之實政可見若不解此而於近者古法耗斁之時徒讀大學一篇以為學教實事盡是則又誤矣譬之言成衣然成衣之道在成單衣在成縕袍在單衣縕袍皆成之甚佳以識其綱又衣袍有領有袖有身有襟領欲圓袖欲便利身欲正襟欲齊以列其目而尚非成衣之實事也實事則用翦用鍼用線之類也師以是教弟以是學也朱子曰大學是一箇腔

子須要塡實此言得之
鄭康成註曰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
孔疏曰知止而后有定者覆說止於至善之事
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格致始也誠意以至天下平終也
致推致也與中庸致曲之致同格爾雅曰至也虞書格
于上下是也程子朱子於格物格字皆訓至又周書君
奭篇格于皇天天壽平格蔡註訓通又孔叢子諫格虎
賦格義同搏顏習坐謂格物之格如之謂親手習其事
也又爾雅格格舉也郭璞註曰舉持物也又爾雅到字
極字皆同格盍到其域而通之搏之舉之以至於極皆

格義也物物有本末之物也卽明德親民也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也然而謂之物者則以誠正修齊治平皆有其事而學其事皆有其物周禮禮樂等皆謂之物是也格物者謂大學中之物如學禮學樂類必舉其事造其極也朱子曰謂實走到地頭如南劒人往建甯須到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卽不謂之至也致知在格物者從來聖賢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於學周官曰不學墻面學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董仲舒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徐幹曰白日照則所求見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學教以六德六行六藝皆此謂也

語云一處不到一處黑最切致知在格物之義
誠意以至治平下皆有覆明之文而致知格物無者以
致知之功在於格物而格物之事即在大學作書者之
時大學教法尙在不必言也惟恐時之學者浮游其物
而體用不實故指其道曰在明親止善然而明親之道
舍學無由故又曰致知在格物今釋其文曰大學之道
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欲平天下治國
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在學則曉然
矣　然不曰學而曰格何也學有淺有深皆可謂學格
者於所學之物由淺及深無所不到之謂也　謂學外

復有物者非纎細則空虛也謂學習外復有格物者非汎濫則冥寂也皆非聖學也試思士人切用之物何在學外則古聖何爲立學學之外何有士人格物之功則古聖又何必立學

魯論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訓解曰道謂禮樂也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顏淵曰博我以文侯氏曰博文致知格物也此數條論學論格物甚當

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是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也好學近乎知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雖愚必明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致知在格物也蓋問思辨皆學中事也困卽困於學也好古敏求卽學也多聞多見所謂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也聖門舍學更無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學而何歟以經證經昭如矣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此物字正格物之物古聖之學也
馮應京經世實用編曰學無二事一之乎成德而已德
非自私歸之乎濟世而已洪荒剖判三才合同天道曰
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故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
見乎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時庠序
學校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爲孜孜而德
行備乎其間矣徐幹中論藝紀篇曰藝者所以旌智飾
能統事御羣聖人之所不能已也故先生立保氏掌教
六藝禮以考敬樂以欵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
事數以理煩藝者德之枝葉德者人之根幹原不偏立

亦不獨行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謂之痝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謂之野有據哉二子之言也夫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藝失則德行俱失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千古之學規歟

李中孚四書返身錄曰博文卽大學之格致約禮卽大學之誠正修其言甚當然齊治平亦約禮也

大學辨業卷二終

大學辨業卷三

蠡吾李塨稿

鄭註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　如此註則是格物在知至矣

孔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於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后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夫曰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是致知在格物矣所見甚是乃爲鄭註所拘反以此疏先致其知何而至於疏格物從鄭註解則齟齬

矣

或問朱晦菴曰幼學先小學而後大學誠幸矣若年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又恐其失序無本不能以自達也如之何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小學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新之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必以是爲說焉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

地也放下這敬不得問大學首曰明德卻不曾說主敬算是已見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卻是帶補一敬字曰所謂敬者若何用力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見其用力之方矣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則敬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大學或問　八卽已過小學之時而志於學如已有子弟者灑掃或可不必矣至於應對進退雖三四十時未聞可廢也況禮樂不可斯須去又何問於年少長耶乃問者曰從事小學扞格從事大學又失序答者遂謂小學失以敬字補之蓋宋儒誤解小學大學教法其言遂如此　敬爲聖學始終之要誠然也然卽在誠正修齊治平內聖經所謂修已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也今乃言敬心旣立由是以格

致誠正修齊治平則敬似在明親之前矣是何功歟至謝氏惺惺法則本之瑞巖和尚者也豈聖學歟　自誠意以至天下平曰愼獨曰心在曰愼德卽敬也乃謂大學不言敬何也　曰小學不當敬乃又以大學不言敬已見於小學之言爲然不幾自相矛盾乎

毛河右有言曰朱子以爲格物只是窮理而補窮理一節爲傳於大學之首至觀其語錄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后窮理又補涵養一節於小學之末其言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知然后用敬疑若未安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閒持守堅定

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致爲始今人無小學之功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以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用功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知也則東補西補未免太煩況小子何年灑掃應對何事乃責之以持守涵養已爲異矣且持守之不足而堅定涵養之不已而純熟是孩提而神聖矣尚需大學之教耶　塨謂以先致知而后敬可疑遂易爲先敬而后格致以小學爲涵養爲操存曰純熟已久不更可疑乎　子夏教門人小子以灑掃應對進退而不傳之以本朱子註曰本謂正心誠意也蓋小學

教幼儀習樂舞皆所以訓之和敬閑其心意然而存心養性之方卻不之及必俟大學格致后而乃言誠正矣是一事漸進而小學大學功候淺深不同有如此者今朱子之言置敬在致知后則似小學以及格致全不用敬者置敬在格物前又似誠正事在小學已足者豈皆辭之害意歟

顏習齋先生存學編曰宋人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

爲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以靜坐收攝徐行緩語爲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　中庸言不動而敬則敬有不貼事言者然卽誠正之功不在誠正前也

朱子補格物傳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夫窮理亦學中事未爲不可但不言學習而專言窮理則或流於惝恍或騖於口耳矣且物乃修齊治平之事也若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窮究未免雜矣故陽明有支離之譏也且卽修齊治平之物苟非聖人亦祇就其所學格之未能全格也如

子路之兵求之足民公西華之禮樂是也

張仲誠曰古文錯簡何處蔑有獨不宜有所缺失而重賴於補且其所缺失者則又格物致知入學之要功也他不之闕而獨缺於是亦可怪矣

朱子語類曰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言心則當推其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个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

去又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朱子亦知格物是學文但認聖學未甚確故言有離合如以窮至性天爲格物則是上達知天命之事非成童入學事也以讀書講論文字爲格物則後世文墨之學非古大學之物也應接事物存心省身爲格物則又力行之功非格物也以力行爲格物是行先於知矣倒矣　或曰子之言學禮學樂非力行歟曰非也好學力行之分聖人明言之矣故中庸曰博學之又曰篤行之易曰學以聚之又曰仁以行之中論亦載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可見學與行雖一事而實

兩事也葢學於平日爲學行於臨事爲行如今贊禮先
事演禮謂之學至供祭會實相禮乃謂之行後儒聖學
失傳凡言學字皆不的不以讀書爲學則返之而以力
行爲學矣皆與聖經不合　格物致知學也知也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行也
又論格物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
會　此是聖人格物成樣引證最得
問格物之義固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
謂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郎事事物物上

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此正朱子異於象山陽明者然於事事物物上窮究大本仍與聖學有間聖人曰下學而上達志學立不惑而始知天命今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下學事也下學尚未盡而欲先知天命不已逆乎　三十而立則聖人規模已定矣誠正修齊治平皆能矣而尚遲二十年始自信曰知天命後儒身分較聖人之立何如也而動曰知天命耶　朱子孟子註以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存心養性爲誠意正心修身蓋欲先上達而後下學也至陸王則又以爲

上達即是下學兩派不同在此不知不先下學所謂上達非上達也非大本也皆佛氏之空幻耳　下學不眞則上達不的不惟不可逆學亦斷不能逆學也

又曰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爲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　如此言則先致知而后格物矣不則先明德而后格物致知矣或先正心而后格物致知矣　世豈有不用心格物而物即能格者心自主於內也但未格物先求光明此心則已躐必先光明此心然後格物則已傎

又曰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

亦各有理一書不格則缺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缺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以上皆語類　朱子一生功力志願皆在此數言自以爲表裏精粗無不到矣然聖賢初無如此學教之法也論語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中庸曰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可見初學不必講性天聖人亦不得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爲願能乎毋怪太極圖解集註當時卽不能服陸子靜陳龍川而元明以來更多指摘矣　朱子又有言曰十事格九事不妨一事格九分不可此言得之　毛

泰莊太極圖說遺議王草堂太極圖辨皆言無極本於老子曰歸於無極莊子曰游無極之野後秦僧肇論中和集曰物我元會歸於無極太極圖道士陳搏所授本之丹家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隋唐道士作真元品合載其圖即今太極圖聖經無是也

朱子曰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塡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

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性理大全）　六藝大學之實事也今云入大學更不甚學事只理會理何不觀內則爲學之序乎且理與事亦何可分也　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未聞自小失之而後遂可不補塡也且禮樂俱未理會而意已誠心已正則其所謂正心誠意者皆何功歟況既云是切用而又云若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禮文制度有何干己是又以禮樂爲非切身事矣辭之游移如此知聖門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貢差等百王德政只在禮樂乃

實行之具誰教學者一考究而遂已也

顏習齋存學編曰朱子稱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僕以爲此四字正諸先生所以自誤者也何者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以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誦詩以作樂閱書以考政事學易以寡過至博學於文則

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者也曰約之以禮葢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此理必造精熟之候是謂窮理此事必操謹愼之心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朱子曰格物用力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大學或問　朱子數語本之程子近宗程朱者謂此語內外該括格物除此無別事矣然實按之皆旁義也考之事爲是力行察

之念慮是誠意求之文字則或訓詁或雕蟲事矣索之講論猶格物所有但正學不的則講非其講矣

傳習錄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陽明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陽明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于毫釐千里

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得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　善本於性而性卽見於事物故大學言明親止善慮而后得卽繼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物豈可不酌量但酌量者原是心耳如陽明言乃分心與事物爲二也中庸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從事物酌量乎大學言文王敬止卽於君臣父子與國人交見之豈去事物儀文乎學問思辨聖賢明言好古敏求識大識小自是學習古人成法乃皆擲之而惟曰學問思辨此心何也

且日温清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何言之易也宋英宗明世宗追奉生父一事兩代盈廷儒士主客紛糾終不得當至言天子爲大宗則數百年皆作寱語乃言考究禮節爲用學問思辨是何言歟心之具而無其儀於何見心然亦誰曰儀之徒具而可無心者爨演則徒扮其儀耳烏可比也程朱未嘗沒古聖學習舊規但云今已失且讀書窮理以旋補之至陽明則直抹摋矣此所以致宗程朱者如刁蒙吉張武承等之掊擊之也

鹿忠節公善繼四書說約曰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

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爲無用之理矣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得工夫一行做行得工夫則工夫始有下落陽明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　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謂眞知故中庸謂道不行由於不明道不明由於不行如適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行熟則知其路方眞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問燕京路是問行燕京路

是行中庸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之一行之一明分為二事是也必先問清路然後可行中庸孟子皆言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由於明善是也今日說知已有行則大學但言格物足矣何必又言誠正修齊治平說行已有知但言誠正修齊治平足矣何必先言格致　陽明又曰惟精為惟一工夫博文為約禮工夫皆同此誤

問格物陽明曰格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若是則可節去正心修身矣

陽明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此即誠意之事　若是則經文當曰誠意即格物致知矣乃曰欲誠其意者

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

又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　此則似禪語矣書言作好作惡失在作字大學言有所忿懥好樂失在有所字非併好善惡惡之意而去之也若如陽明言則舜之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於人以爲善君子有惡皆初學所爲非聖賢事矣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以無善無惡爲心體是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明與易傳言繼善孟子言性善相反矣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致知后之誠意爲蛇足矣且意之有善有惡亦不可併言動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動而惡者後起之引蔽習染也

黃以方曰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陽明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是博學於文中事　以方之問甚有理足正陽

明之說夫事爲卽行也孔子明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行與學文爲兩節若陽明以學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則仍是行矣何以孔子分爲兩節也乃解曰考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夫考之詩書豈爲事爲乎曰不特見於事爲者爲文夫見於事爲如孝弟親愛誰曰爲學文乎後儒自是其說遇詰者理難分疏卽作支吾語比然也

陽明曰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以上皆傳習錄程朱於佛

老固有洗脫未淨者然閑邪衛正何爾毅然至陽明則居之不諱矣夫孟子之存心養性以仁以禮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在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功與佛氏明心見性之空幻如黑白冰炭焉可目溷曰佛之上截與吾儒同耶況夫格物博文乃聖門下學實事經書確有憑指而亦混入佛氏嗟乎陽明何爲至此

陽明又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爲私欲謂同孟子物交物祭統不齊則於物無防物字夫去欲乃誠意條如惡惡臭之功非格物事也且所引證物字亦非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謂之私欲可

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爲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耶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謂之賊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即坐以盜名定爲賊物耶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至於齊戒所禁之物謂葱韭薤蒜等食及視疾入內等事以爲觸犯齊戒之物故曰防其邪物若果以此爲邪物私欲則君子不齊之時宜於邪物私欲無所防耶不可通矣　先儒指人心爲私欲皆誤人心維危謂易引於私欲耳非即私欲也

陽明以致良知爲致知宗之者曰二知字一也非也良知不學而知者也如孩提知愛其親不待學也格物所致之知學而知者也如居喪盡禮以孝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而嘗聞焉則必待學者也闢之者曰二知字二也亦非也人心無二知學而致之知卽致其不待學之良知也至於大學致知之功實在格物陽明之所謂致固有間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格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卽知所先後之知蓋通量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爲用功之先後耳　王心齋曰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

至善格物卻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是釋格物致知之義高子遺書 證人書院示學語曰二程改本俱以知本爲知至知本卽格物也格物本末卽物格而知至也何嘗謂誠意之先當補窮理覩伊川將聽訟節提在此謂知之至也前而謂衍此謂知本四字正謂致知在知本耳王陽明刻古本大學猶不得其旨一曰格正事物一曰格去物欲至門人王心齋然後有格本末之物致先後之知語爲之暢然 此又出於朱王之外以知本爲格致者也不知知本以淺言之則今凡讀大學者皆知身爲本家國天下爲末然皆可謂之物格

乎知至乎以深言之則必如子言無訟己之意誠使民之意皆誠乃謂知本則統言明親之全功也與格物致知爲近道之始事者又有分矣至言通量物之本末終始而爲用功先後則自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至天下平皆言先後有序而後以知本及末應之以完知所先後之意文義承接自明且觀物格而后知至句與下文同言后則格物先於知至知至后於格物只是知所先後何中一端豈專以格物致知爲以所先後耶　觀此謂知之至句承上文修身爲本而言則格物致知自必如無訟節由本及末乃滿格致之量乃全大學之道但

格致爲始事誠意以至天下平爲由始而終事功次劃然不可淆亂不然不以解知所先後者反紊其先後耶

物格知至豈尙不知修身爲本乎故知本知至並言之然格致實有學問之事在不得但以較量本末先後了卻也　心齋以爲格物是止至善則曰欲親民明德者先在止至善通乎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學者不慊其說王魯齋遂割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格致傳崔後渠高景逸又改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於此謂知之至也下以釋格物致知王心齋又以修身爲本數句爲釋格致蓋皆由未明古人

學法而疑誠意以下有覆釋之文格物致知獨無遂扳甲韋乙紛紛誣指如此　朱子補格致傳固誤然而鄭重格致猶得經文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二句語意若以前文之知止至善後文之知本當格致則竟可削去格物致知四字矣

孔疏曰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之事也齊于氏曰以身之所施者厚薄云云作推類語也

此謂知本應上文物有本末知所先後也此謂知之至

應上文物格而后知至也獨應物格而后知至者以誠正修齊治平已結本末內而格致乃始事故特結之也

或問格物卽大學之學何以見之曰請思格物之物非卽物有本末之物乎物有本末之物非大學中之物乎此盡人所可知也非奇論也曰程朱陸王何乃不言曰程朱固嘗言之矣但聖人學習事物實學後世漸湮故辭或有游移耳若認眞實學則諸儒之說皆可統攝何者窮理固亦學中之事也格正事物格去物欲則皆學之誠意以后事也知所先后之知亦在致知內也格物以致知自知本也知止亦必由於致知也但實用格物

致知之功則是學文不可東挪西就耳曰專以格物致知爲學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非學歟曰皆學也然而有辨也物卽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也然而不卽曰意心身家國天下者則以其爲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事如禮樂等藝是也嫺習禮樂所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大學之道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僅在學習時也猶言禮在中樂在和而中和不僅在學習禮樂時也試思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謂在學內卽爲之可通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謂在學內卽爲

之不可通矣世有孝妻子臣民以入學者乎是學乃學習明親之事非卽爲明親之事也故曰學與行二事也蓋非學無以誠正修齊治平而不可謂學卽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故博文之後又須約禮學問思辨之後又須篤行也若以爲學卽誠正修齊治平誠正修齊治平卽學則王制云六十不親學可云六十不誠意正心修身乎論語曰仕而優則學可曰治平而優則治平乎

大學辨業卷三終

大學辨業卷四

蠡吾李塨稿

孔疏曰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

朱子章句曰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

此之謂自謙鄭註曰謙讀爲慊朱子章句曰快足於已也顏習齋曰說文謙敬也言好善惡惡此謂自敬飭於內之事所以起下言慎獨也

誠意爲明親之首故統大學之道釋之學格致也自修恂慄威儀誠正修也賢親樂利齊治平也

大全黃氏洵饒曰切磋言學格物致知也已後講章皆

爲此說則知格致是學乃聖經本訓非臆說矣

爾雅郭璞註恂慄曰恆戰悚邢昺疏曰謂嚴恂戰慄也

朱子章句曰前王不忘言前王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顏習齋大學正誤曰賢其賢用前王所培之賢也親其親庇前王所建之親也

尙書孔安國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朱子章句曰天之明命卽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

朱子章句曰言周國雖舊文王始受天命也

又曰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

也

鄭注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謂誠其意也孔疏曰能大畏服民志不得盡其虛辭言在上者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陳耀文經典稽疑云本末終始原非條件朱子因本字遂謂聽訟節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心所欲爲之事曰意格致之后意自在正修齊治平矣然意欲正修齊治平也如好好色意不欲不正修齊治平也如惡惡臭乃謂誠故君子於獨念獨處之際必慎之又慎如上帝臨汝鬼神在旁焉敢不誠以欺其意乎

先儒謂誠意之意有善有惡非也旣已入大學而格物致知矣何意在爲惡亦鮮其人即果有其人亦何庸教之以誠意豈教之以誠其惡意乎又謂心之發念皆意亦非也心發而爲喜怒哀樂之情有中節不中節之分不必盡分善惡也其餘若意見則見解也若意想蘇軾謂皐陶曰殺之三舜曰宥之三想當然也有感觸感而生不感而止也有雜念閒事宂緒無所爲善無所爲惡也有偶念偶然念及不必欲爲其事且或有不能爲者也此皆宜用正心之功心正則能照能攝雜者一妄者息矣外此又有思則意在爲其事而始思度之又在意

之後非意也是心之發亦多矣皆與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意無涉也誠意之意則格物致知后意在爲大學之事也爲善去不善也然未必皆誠也不誠則雖有此意而或作或輟或爲苟且或爲色莊所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矣故必誠其意而后可正修齊治平也故前以修身爲親民之本此又以誠意爲明親之本爲惡之意即小人閒居爲不善之意也非致知誠意之意也蓋君子誠意誠於爲善去惡之意也小人亦誠意誠於爲惡去善之意也故亦曰誠於中惟庸人浮學一意以爲道又一意曰姑勿爲是之謂不誠

宋人謂心統動静又訓意爲心之動則用正心之功已該有誠意用誠意之功又侵入正心所謂兩條件者糾纏不清矣若解意爲統貫明親之意不劃然歟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齊于氏曰忿懥四端皆心之用而見於身者若身有所沾滯則必其心體不正而後發見於身倒見之文也　文苟可解經豈輕改者蓋身有所八句言身滯於忿懥等而不修則是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在四句言心不正則身之視聽等自無以處明肆應而不修也反覆以明修身在正心也

吾儒心官純一兢業曰慎曰正心官立曰淵泉曰天下

大本坦蕩自得乃居敬之效驗耳若以空澈灑落爲主止水寒潭但可幻照玩弄無能實用異端也

中庸戒懼卽正心而微異正心統動靜中庸其所不覩聞專指靜言故曰須臾致中則該動靜謂不覩聞以至共覩聞無時不存其心也中庸愼獨同此而意異此愼獨謂愼則不敢欺中庸愼獨謂愼則不乖於節致和也自隱微至見顯無在不敬其事也

謂心無靜時只一愼獨盡之非也中庸其所不覩聞非靜歟分靜於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只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此必入二氏矣　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即中庸所謂戒懼慎獨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也

格物之於禮樂學也知也修身之於禮樂行也誠意實其行禮樂之念也正心養禮樂之源也

朱子章句曰辟猶偏也親愛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

修矣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朱子章句曰此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蓋言孝弟慈本於天良自然故家國如一耳然嫁不用學養子而入官則須學古不可誤解也

一孔疏曰自所謂平天下以下至篇終覆明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　講章皆言治國節孝弟慈是感化平天下節絜矩是政事謂平天下之事更多於治國故云然也及閱孔疏乃知其誤蓋三代之時天下皆

諸侯分治之天子祇自治其國禮樂政刑與民相接皆在王畿其平天下之政不過巡狩朝會如修禮同律等事以慶讓諸侯而已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得衆則得國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只言治國不言平天下誠以天下諸侯視天子之國欲求其平必由於治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正言國不治則天下不平也如桀紂幽厲只是自亂其國未嘗如後世暴虐遍及天下而天下不服羣然傾畔故國曰治天下曰平孟子謂天下之本在國亦同此意若秦人郡縣以後則天下爲一政教刑罰環海之內稟命一人無國與

天下之分亦不必有治平先後之分蓋治安天下之道同而時勢則異矣至於感化與政事本相通事也

詩大雅鄭康成箋曰師衆也　儀監詩作宜鑒

鄭註曰命也讀慢也聲之誤　顏習齋曰舉而不能先命也爲一句言不舉或舉而不速命以位也退而不能遠過也爲一句言不退或退而不遠逆以過責之也則好惡拂人意矣孔子論中行氏之亡以此此亦一說

鄭註曰彼君也近解者謂人君以小人爲善而善之不知小人使爲國家掊克聚斂禍敗交至是時卽有善人救之亦無如何矣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皆是推明前文知所先後之意而誠意條獨不言正心在誠其意者何也以其爲明親之首也惟誠而後可自成矣成物矣所謂忠信以得之也故於愼獨以誠意獨致意焉

經文義自然可覧而知如格物即是學遂變上文曰致知在格物誠意條爲釋前文之首而前無釋文故明親止善以及知本皆統論之古天子能治其國而天下自平故所謂平天下以下專言治國之事與所謂修身三條反覆言治齊修正後先相須之文義不同而結亦不言此謂平天下在治其國可見也

通篇言大學之道在善明親誠正修本也齊治平由本以及末也先後秩然此格物致知者之所有事也

大學辨業卷四終